苍生

# 信客世家

叶雪松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和邮递员打交道最多。

我是个写作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喜欢上了文学,常有“豆腐块”发表。当年,稿件是写在草纸上的,用稿纸抄好,通过邮局投寄给一家家报纸杂志。

等待稿子的录用和刊发,成了青年时代的我最开心的事。昏暗的灯光下,把稿子写好抄好,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第二天,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会骑着那辆快要散架的自行车去十里外的邮局,将一枚票面8分的邮票工工整整地贴在信封上,然后将信投进那个绿色的邮筒。听着信件落进邮筒发出的声响,一缕希望的光在一个中考落榜的乡村青年晦涩的心头投下。

接下来,我三天两头去村部取信。稿件有留有退,心情有沮丧有欣喜。

这天,我又去村委会查看有没有我的信,一串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传来,一个穿着“邮电绿”制服的中年男人推着“邮电绿”自行车走进院里。他从自行车后边鼓鼓的信兜里取出几张报纸和一沓信件,还有一张绿色的邮政取款通知单放在村部的桌上。我翻看一下,有两封我的信,取款通知单也是我的。我忍住内心的狂喜,从桌上拿起信和汇款单。

“这些报刊社寄来的书信和汇款单原来是你的啊?”中年人用赞赏的眼神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他笑了:“小伙子,好好写。我当了这么多年邮递员,你的信最多。这样吧,你家住哪边,以后,有你的信,我直接给你送过去!我姓霍,你就叫我老霍吧!”

我细细打量老霍,他身材魁伟,圆盘大脸,青青的胡茬儿,因为风吹日晒,面色黝黑。后来,和老霍熟了我才知道,他儿子竟然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霍家义。我和霍家义在田野里打过鸟儿,放过风筝。

老霍说:“你们家住村西大榆树底下,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只要有你的信,我就给你送家去。”

老霍成了我生活中的常客。因为他,我免去了往返邮局的奔波。每次老霍经过,我就把早早贴好邮票的信件拿给他。有我的来信,他也会及时给我带来。甚至我汇款单上的款额,也由他代取。他每天骑着那辆“邮电绿”准时从我家门前经过。

夏天,老霍汗流浃背;冬天,老霍眉毛上罩层白霜。夏天,我经常备上一壶清茶,不管有没有我的信,都在树下等着老霍。看他饮下我的花茶,和他聊上几句,成为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有时老霍会给我背上一段古诗词,他的古诗词背得不错。

有一次,老霍骑车走了,树下纳凉的五姥爷说,这个邮递员的爷爷的爷爷,当年就是咱们这一带的信客,因他背驼,大家都叫他霍驼子。五姥爷说,那时候,我们这一带还没通邮,霍驼子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信客。他把人们的货物和书信放在信套里,牵着那头大青骡子行走在乡间。因为他诚信,人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

后来,我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读到他写的行走在乡间的老信客,霍驼子和余秋雨笔下的信客,都是凭良心和诚信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想不到,他的后辈老霍,成了公家的邮递员。老霍和他的祖上一样,尽心尽力为周边的人们传递信件。可以说,我在老家那段时间写的稿子,都是老霍的“邮电绿”带到邮电局,再经老霍的手,投往各地。每次,我发了稿子,老霍都说:“好好写,将来成了大作家,可别忘了我啊!”那架势,好像他发表了稿子一样。有一次,我的一篇稿子得了30元钱稿费,老霍代取回后,我让母亲买了肉,割下园里的芹菜,包了顿饺子,买了一瓶白干儿,强行拦下老霍吃了顿晌午饭。

不久,我去了外县,和老霍的联系就慢慢中断了。不过,在和其他邮递员打交道的时候,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老霍,我总觉得是他骑着“邮电绿”笑着向我摆手:“你的信!”

后来,通信的方式变得五花八门,平信、挂号信、快件,到现在的特快专递,我都用。互联网普及后,我寄的信越来越少,但每当看到邮局、邮筒,依然感到那么熟悉和亲切。

春节期间,我回老家和弟弟说,我想看看老霍。弟弟说,老霍前年就过世了。他的孙子现在在邮政局上班,咱们附近几个村是他的管片儿。

我既惊讶又欣慰。眼前,浮现出老霍给我朗诵诗人李绅的《端州江亭得家书》的情形来:“雨中鹊语喧江树,风处蛛丝飏水浔。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

# 妈妈的烦恼

阿微木依萝

今天来说说我妈遇到的一些烦恼。我只说一点点。她肯定是不让说的,您也别多问,问了也不说。说多了我会无家可归。

世上有两种女儿,一种孝顺的,一种不孝顺的。到我这儿可能会有第三种情况,介于孝与不孝之间,我管这种情况叫“夹生女”,意思就是说,做母亲的心里会茫然,看眼前此人是她亲生的,但细细一想又觉得更像是别人生的。

我有一次跟她很凶地吵了一架,我说她是我后妈。这仇她记了很多很多年。

说到这儿,诸位就该猜到我顶嘴闯祸的结局了,往后这些年她只要心情稍微坏一点儿就会一点儿一点儿数落给我听,一点儿一点儿,抽丝剥茧,细致如麻,加上她的各种想象,我就成了这么个狠心的人,那么个狠心的人,如何,如何……

早年,她的话特别多,晚年她坚决否认这一点。她坚称自己是个严肃的人,从不跟人多说话。有一点倒是要承认,我妈是个辛苦一辈子的女人。这一点我永远敬佩。

她觉得她这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嫁给了我的父亲,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妇女。当然这不是她伤心的原因。她伤心的是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这人没什么理想,农活又不会做,他聪明的脑袋也装过许多“一夜暴富”的点子,可都是些白日梦。他年轻时想当木匠,但终究没有坚持下来,想当篾匠,背篓又编得有些丑,好不容易会一样修理钟表和电视机的本事,一转眼智能时代了,他就这么被大时代给抛弃了,终于成了个很穷很穷的老人家。五十来岁总算想通了,既然大钱挣不到,农活干不成,那小钱也是钱,毛毛雨时常有,他一咬牙就在电站找了一份工作,一个月上八天班,工资一千多一点点儿。可惜啊,刚巧学会了上微信,顺着微信广告推送,就这么在我们无法知道的情况下扎入了网上拼购的大军,他那点儿收入,刚好够每月买点儿锅碗瓢盆东东西西,到了月底一清算,“月光族”当得稳稳的。往年他还有些闲钱去旅游,跟他的战友去河口看看牺牲的战友什么的,现在他隔几天就在等快递。中国所有那些快递的运输速度、服务态度全在他的了解中。我妈倒成了个只会发微信语音的老年妇人。为此她着急上火。

我妈的烦恼就在于她把学校里学会的那几个字差不多还给她的老师们了,导致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她很跟不上。她写给我们的微信全是错别字,如果不是我们亲妈,谁能猜到她写了什么鬼。她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不上锁害怕电话打到满天飞,上锁了又解不开。有一次她用手指在屏幕上滑呀滑怎么也滑不开锁,着急上火就开始爆粗口!她就是个粗人。任何着急的事只有爆粗口能让心里舒服。

“我肯定要学会微信,我抢了别人一点儿钱要还的,不能被人说只抢不发不要脸。”

后来她就学会用微信了,她发现不用写字可以发语音,简直就是专门为她设计的。她看我父亲把微信用成了对讲机,跟几千里之外的人讲话完全就是对讲机的味道,她也这么干:在不在在不在,我吃饭了你吃饭了吗……我吃了我吃了,你吃了吗吃了吗……我在屋头在屋头,你在哪儿在哪儿……

她也学会了发红包。一开始挺大方,而且还手抖、老花眼,一不小心包错了,会发出去一笔“巨款”。最先她发的都是10块11块不等,包5个或9个。后来就不行了,她终于发觉自己上当了,每次别人抢红包之后发出来的钱就像打发要饭的,她不乐意了,感觉自己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吃亏,于是发誓再也不发超过两块钱的红包了。

后来她就发两块钱的红包。每次包10个。

后来她就发一块钱的红包。每次包10个。

后来她就发一毛钱的红包。每次包10个。

她把一毛钱10个红包一直坚持至今。

她的烦恼就是,发觉有些亲戚朋友变了。怎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通过红包刷新了认识。怎么能让老年人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呢,怎么不自己发一个呢,怎么好不容易发一个也是一毛钱10个包呢!

她就是这么疑惑,疑惑不解。疑惑人性之贪,之可怜可悲,她哧溜发出去一个红包,就被一大群不认识的人哄抢光,连个“谢”字都不带。啊哦,她的钱灰飞烟灭,她看着它们灰飞烟灭。她不会不发红包的,她只有这一个乐趣了,她住在山村里,又老又无聊,又没有朋友,我们也不常在身旁,她连一条狗都没有心劲儿养了,头顶着孤寂蓝天,脚踩着孤寂大地,她干完一天的农活,她想了想,好多人搬走了,好多人不在世间了,还有好多人出去做工了,想想他们空闲了都窝到网上去,她这么寻思着便打开微信看看群友们,群友们好些都不认识,都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这么一圈子绕下来就都不认识了,都是陌生人了,她看他们都不说话都闷着,她也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她这个年纪再结交朋友有点儿笨拙了。于是她试探着包了10个包。一块钱。

我用心观察到的,她就是这么操作她的微信的,她的一天,她的一生,她小心翼翼,满怀期待,又不甘心,又总是失望。

即使我经常回去陪伴她也没用。她还是停不下脚步,去山上一会儿找何首乌、一会儿找魔芋,闲了才告诉我何首乌十块钱一斤,魔芋一块钱一斤。我有时忍不住跟她说,你别找魔芋了,我现在写东西发稿子,你的零花钱不成问题。她不乐意。她说她闲不住,闲下来觉得太无聊。

她如果在哪个群(不知道她有多少群)发了红包,如果有我在里面,那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赶紧抢红包,别让大包落到别人手里了。

天知道她这么麻烦为个啥,怕大包落入别人手里还要发。

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她只是图个热闹。一窝子不认识的人哄抢着她的钱,她看着热闹。

不过,她遇到过最烦恼的事,就是去年或者去年的去年,她也记不清了,她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太过分了,怎么她刚拿出红包递过去直接就被对方接走装衣兜里了。“以前的人还会客气一下,现在这些人怎么这样了,像欠他钱似的,一句‘谢谢’都不会说,接过去就装起来,装起来扭屁股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怎么会知道。我是这么跟她说的。

插画 董昌秋

# 小河里看见杨树的倒影

(外四首)

姚翔宇

车穿过无数村落
身边的小河特别安静
远处有山,天上有云
小河里有杨树的倒影
清澈、虚幻
缓缓晃动,可能还有风

我遇见小河里面杨树的倒影
杨树攒着劲儿往天上走
因为狗咬
我远离酒,欢乐和寂寞
这季节,请不要忽略某种情调

## 春天的图画

从油彩的斑驳里
发现静态的呼吸
阳光斜斜地洒落
春天没有走远
一切都是虫鸣、鸟叫
尘土飞扬
青春如此匆忙
谁在此刻停留?

你不能这样爱世间万物
胜过爱自己
满榻诗书。一段歌哭
一声叹息
厚厚的镜片
画刀如此锋利!删繁就简
画出这世间最美的风景!

有些美和青春无关
和岁月的沉淀有缘
他不停地调试位置坐姿
他走来走去
暮色中牛羊回家
挑水的人挑起晚风夕阳
画面定格
依然有茫然的悸动不安
热血滚烫

## 一个梦

一个梦颤抖着
为春天的鸟鸣而醒来
一座山终于从喧哗抵达宁静
雪花没有走到的角落
风来问候
从你的脸颊
我嗅到酒的醇香

星星,苏醒的人工湖
路灯璀璨
遇见最好的自己
放弃无数次的逃离
唯有春天的杨树狗
最先体会人间的暖

你还是有某种成就感
一点点的付出
来势凶猛的大货车
雪在缓慢融化
发出又返回的红包
被梦收藏的故人
远山之上
鹰隼飞跃并曾经盘旋

比誓言更让人接受的某种暗示
一闪而逝的画面鼓荡春意
如果失眠
都可以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
岁月呀,你带走的何止是忧伤

## 献诗

我已不再出发
只听见内心的悸动
这季节春色正在酝酿
而你不过是藏起芽苞
我承认离开绝不是不再回忆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沉默
所有曾经的迷失
都在心里堆积
那是成长的必须

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么重要
金银花如此苦
而你比它还要刻薄
腰间盘、蛇盘疮等诸多折磨
生孩子的痛也不过如此
人间那些没有到来的苦难
只有我在暗夜
承受生离死别的痛
我不在意没有了怀抱可以投入
甚至不在意朋友的疏远
季节的慌张
这人生,爱过就已经赚到!

## 茶具

在我内心翻滚的是茶香和时光
交换着对远山
白雪和鸟鸣的看法
我更愿意在凛冽寒风里
吞下所有的悲伤
如果可以偷得浮生瞬间的浸泡
你不知道一块红泥如何变成茶具
也不理解
结冰的河水里鱼儿的寂寞
当生命有了宽度后
生活却变了模样
我不是酒醉哟只是拒绝微醺

微小说

# 少年林

解华石

林林在柳树村小学念四年级,学校离家有三四里地,半路上要经过一片人工幼林地,这片幼林被命名为“少年林”。林林每天路过这儿,都要看看和她一起成长的小树。这一天,她这个小值日生打扫完教室,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头上用红头绳扎起的两条麻花辫儿,一甩一甩的,就像舞蹈中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快到“少年林”了,林林突然发现,一群羊跑到了“少年林”里。“哎呀,不好!羊在啃小树呢。”林林把书包往地上一甩,飞一样跑进“少年林”驱赶羊群。

“是谁放羊不看着,把小树都给祸害了?”林林一边赶羊,一边大声喊着。可是,直到林林把羊全赶出“少年林”,也没见放羊人的人影。林林瞧着那些被羊啃得缺枝少叶的小树,难过极了,嘴里嘟囔着:“这个放羊人真可恨,撒开羊就不管了,我非得告诉林业站的王叔叔处罚他不可。”

这片“少年林”是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带着少先队员精心栽植的。现在个头儿长得几乎和林林一般高了,这些小树是清一色的落叶松,就像学校里上早操的小朋友,齐刷刷地站在离林林上学的路不远的山坡上。现在小树那嫩绿的针叶儿,一撮儿一撮儿地吐了出来,如同一双双绿色的眼睛,向过路的人们微笑着。林业站的王叔叔说:“这林子再有20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了。”

林林越想越难过,她反复数了好几遍,一共损坏了27棵小树。她准备把这一情况报告给王叔叔,可放羊人是谁呢?林林一边想一边看,一眼看见被她驱赶到不远处的羊群里有一头长着长犄角、脖子上用红布条系着一串铜铃的头羊,不由得心里一紧,这是爷爷放的羊呀!他到哪儿去了呢?林林打心眼儿里埋怨起爷爷来……

正这会儿,爷爷从山口转出来了,他右腋下夹着件薄棉袄,绊绊磕磕地向羊群跑去。林林见了,气呼呼地追上去,从后边一把将爷爷夹着的棉袄拽下来扔在地上,两只手往腰间一叉,站在那里。爷爷没提防,被拽了个趔趄,险些跌倒。他回头一看是林林,就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气儿?”林林一见爷爷那模样儿,又生气又想笑。爷爷的脸上、鼻子上、下巴上尽是一块一块的黑灰。

“爷,你干什么去了,羊把‘少年林’都啃了。”

爷爷忙回身看“少年林”,“哎呀呀,怪爷爷,啃了多少?”

“27棵。”林林板着脸回答。

爷爷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林林,咱们先赶着羊回去吧。”

“爷,你这就想逃掉吗?”

“那你看还能怎么办呢?”

“爷,你不是总告诉我要爱护树木吗?以前你看见谁损坏树木总是批评人家,又让人家去林业站赔偿,这回自己损坏了树木就不赔偿了吗?”

爷爷一边听着孙女的批评,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说:“林林批评得对,爷爷一定注意改正。”爷爷把“改正”两个字说得很重。“走,我们先回家,等会儿去林业站按章赔偿。”

晚上,林林带着爷爷给的135元钱,去林业站找王叔叔。

“王叔叔……”

没等林林把话说出来,王叔叔便问道:“你爷爷在家吗?我正想去找他呢。”

“在家,爷爷说今儿太累了,等明儿个他来向您作检讨。他的羊群损坏了27棵小树,这是135元钱,做赔偿费。”林林把钱递给王叔叔。

“林林,你知道爷爷的羊群为什么跑到‘少年林’里去了吗?”

林林摇头:“不知道。”王叔叔笑起来,拍着林林的肩膀说:“傻丫头,这次不但不能罚你爷爷的钱,我们林业站还要奖励他呢。”

“还要给奖,为什么?”

“林林,今天南山有个人在林子边上烧纸,一股风把火刮到林子里去,亏着你爷爷看见把火扑灭了。要不是你爷爷扑救及时,那满山的人工林就全烧掉了。”

林林听了王叔叔的话,想起了爷爷脸上的黑灰,不由得脸上热辣辣的。林林想了想,觉得135元钱还是要给王叔叔,不管什么原因,27棵小树终归是损坏了,老师说过,一个人的功过不能相抵。林林揉了一下眼睛,诚恳地对王叔叔说:“王叔,那羊是爷爷放的,它们啃坏了树,还是要赔偿的,用这钱去买树苗,再把它们栽上,爷爷说,他还要和我亲自去栽呢!爷爷扑火,那是应尽的义务。”

林林丢下钱,撒开腿飞快地跑了。

王叔叔捧着那沓钱追出门去:“林林——林林!”

但,林林已经跑远了。

插画 胡文光